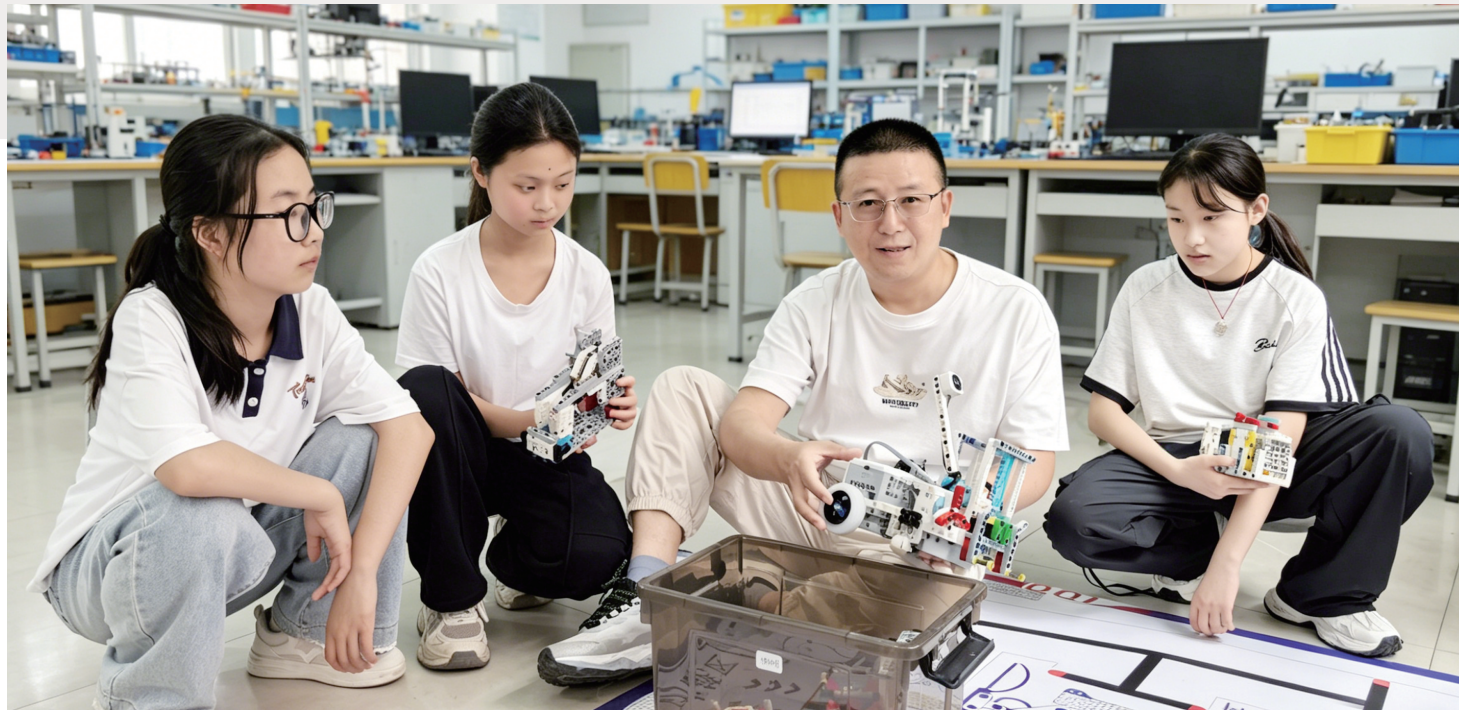


倾听教育故事 品味智慧人生

李建银指导学生进行科创。



# 爱操心的李校长

——记剑阁县开封小学副校长李建银

■ 郭娅汶

剑阁县开封小学的老师都知道,每天第一个进教室的人,一定是副校长李建银。每天清晨,校门刚开,李建银就到了,他不进办公室,而是先到教学楼巡视一圈,多年如此。

扎根乡村教育30多年,李建银经历丰富、身兼多职,他是数学教师,先后教过初中和小学;当副校长后,分管教学,带领老师提升教学水平;他又是学校的“技术总监”,兼顾学校设备维修,还自学编程,为学校编写教学程序;学生家长想找找工作,他多方留意、帮忙联系……他就像个管家一样,操心着学校里里外外的事情。

## 管得细 管得暖

李建银的教学生涯,一多半在毕业班里打转。之前,他连续10年教初三毕业班的数学,后来乡镇学校撤并,他转到小学任教,先在正兴小学,后调任开封小学,转眼间,他又教了8年小学毕业班的数学,兼任六年级的科学老师。

刚到小学那阵子,李建银有些不适应。和初中生相比,小学生“坐不住”,注意力能集中的时间有限。他就把十多年的初中教学经验“扔”了,开始琢磨小学教法。

乡村学校生源多样,学生基础参差不齐,李建银的应对办法是把课程标准吃透,把教材弄熟,弄清楚每个学生的学习进度卡在什么地方,再对症下药。

课堂上,他不急着赶教学进度,不吝腾出时间让学生自己琢磨、互相讨论。年轻教师来听课,发现他的板书不算漂亮,提问却总能问到点子上。

六年级的科学课,讲《产生气体的变化》和《发现变化中的新物质》,李建银自费购买了蜡烛、白砂糖、小苏打、白醋,又从家里拿了许多把不锈钢汤勺,端着一个个盆进了教室,放手让学生自己实验、自己分析。一堂课下来,汤勺被烧黑了许多,知识也牢牢地刻进了学生心里。

这些年,李建银所带班级的数学和科学成绩在全县均名列前茅。近4年,他多次被评为县级优秀学科教师,校内学期表彰更是次次不落。有同事跟他开玩笑,说:“李校长的奖状摞起来比教案还厚。”李建银咧着嘴笑笑,低头继续忙自己教学工作。

对学生,李建银有爱心;对老师,他有耐心。

刚到开封小学时,李建银花了一个多月,把全校各年级教学进度、作业批改情况挨个看了一遍。谁的教案写得粗、谁的作业

批得松,他一一记在心里,不急着急批评,想好方法建议后,再找老师聊。

年轻教师上公开课,前一天晚上,他陪着磨课。一句话怎么讲、一个知识点怎么引出,和老师反复琢磨。有位年轻老师磨课磨了3遍,自己都不好意思了,李建银说:“没事,再来一遍。”4年里,这样的听评课他组织了20多场。

在他分管教学期间,正兴小学和开封小学的毕业班成绩都在全县前列。近4年,他3次被评为剑阁县优秀教育工作者。

推进工作的过程中,难免有些老师不理解,话说得急,他听完后也不恼,换个时间再坐下来和老师慢慢讲。这些老师后来挺过意不去,跟他道歉,他笑呵呵地说:“过去了就过去了,谁还没个着急的时候。”用李建银自己的话说,老师们的气顺了,工作才好开展。名利上的事,他从不计

较,觉得该做的做了,心里踏实就行。

学校老师的事儿,李建银很上心;学生家长的事儿,李建银也会留心。

在正兴小学工作时,李建银去一个学生家中家访,学生家庭条件困难,房子破旧,屋里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。家长对他说了,想出去打工,但没有门路,只在家种两亩地,供孩子读书很吃力。李建银听后,没说什么大话,在自己本子上记了几笔。

那个本子之前记的多是教学上的事,这之后,就多了一类内容:周边哪些企业招人,哪个合作社缺人手,工资大概多少,工作地点离家远不远……碰到合适的,李建银就帮着联系。前前后后,他帮几位家长对接了务工岗位。后来,有家长专门跑到学校道谢,李建银的回答很实在:“娃娃坐得住,能踏实上课,就行了。”

李建银和学生在校园里愉快交流。



本文图片由学校提供

## 管得多 管得顺

在开封小学,老师们有个习惯:东西坏了,先找李副校长。

一体机不亮了,网连不上了,教室设备出毛病了,都可以找李建银。乡村学校没有专职网管,以前,老师们只能打电话等师傅上门,有时一耽搁就是半天课。李建银就自己上手摸索,慢慢地,积累了经验,哪个教室设备该调了,哪个办公室网口接触不好,他心里有本账,有空就去调整一下。

有一回,他正上课,一位年轻教师匆匆来找他:“李校长,一体机不亮了,课件放不出来。”他二话没说跟着去了,蹲下来把线捋了一遍,又打开设置面板看了看,几分钟后,一体机的屏幕亮了。

工作中,李建银发现教务处排课总是很麻烦,老师们到财务室报账填写差旅单时总爱出错。他不声不响地自学了一段时间,

自己写了排课程序与差旅单填写系统。接着,他又陆续做了成绩分析、教师课后服务统计和绩效考核几个小工具,让教务处和财务室的同事省了不少熬夜填表的时间。

近年来,学校开始尝试参加青少年机器人和无人机竞赛活动。技术方面,由彭超等几位年轻教师指导学生,李建银则承担了后勤统筹——协调训练时间、安排场地、携带比赛设备、安排接送车辆……琐事一肩挑。学生队伍参加市级比赛拿了名次,他在场边看着,比自己得奖还高兴。

广元市组织机器人和无人机竞赛,多次请李建银去当裁判、培训裁判员;县内兄弟学校开展科创教育,多次请他去分享经验,他把学校从起步到参赛的实操做法倾囊相授;剑阁县推进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升2.0工程,他被

聘为专家,先后培训教师300多人次;“网链共享计划”启动后,他带着团队把学校的数字资源梳理了一遍,这套做法在全县推广;近两年,他连续被四川省教育信息化与大数据中心聘为专家,参与全省学生数字素养提升实践活动……

细论这些事,桩桩件件都不是他非干不可的分内事,但李建银觉得,东西坏了总得有人修,活儿来了总得有人接,生活小事总得有人做。“顺便就干了。”他轻描淡写地说。

30多年教育生涯,没有什么跌宕起伏,也没有什么光芒万丈,做的都是小事,琐碎得像日子本身。可就是这些小事,李建银既操心又尽心,让一间间教室的课顺利地上着,让一个个孩子安心心地学着。“为了大家都幸福,心里需要很实在”,乡村教育需要这样爱操心的李建银。

## 她是我认识最久的陌生人

■ 叶艳霞

我叫秀英。我一直知道这个名字,却从没觉得这个名字和她有什么关系。她是“妈”,不是秀英。就像厨房是厨房,客厅是客厅,各有各的位置,不会混淆。母亲每天早起做饭、洗碗、拖地、买菜,周而复始。我熟悉她裙摆上的每一处油渍,熟悉她炒菜时先放盐还是先放酱油,却从未想过,在成为我妈之前,秀英是什么样的人。

一个下午,我在老家柜子里翻出一本旧相册。其中有一张黑白照片,扎两条辫子的女孩站在河边笑,眼神亮得恍若藏了星星。背面写着“秀英,1985年春”。我问母亲这是在哪拍的,她愣一下,说都快忘了。那是她上班前和几个姐妹骑自行车去水库玩,骑了40里路,回来被晒脱一层皮。她说着说着,笑起来,恰

似个少女。我看着她,忽然感到陌生。这个会骑40里路去看水的女孩,和我认识的那个总说“别乱跑”的母亲,真的是同一个人吗?

那之后,我开始留意母亲。有一次她哼歌,调子很老,我问什么歌,她说是《乡恋》,李谷一唱的,当年她可喜欢了。我问她还喜欢谁,她说邓丽君,但以前不敢大声讲,怕大人说她不务正业。母亲说这些时有点不好意思,仿佛小孩子偷藏糖果被发现了。我逐渐发现她有很多这样的“秘密”,比如说她爱看琼瑶小说,喜欢栀子花,年轻时想学裁缝但外公不让。这些事,30多年来我从没问过,她也从没提过。

我忍不住问自己:为什么从没问过。答案很简单:没想过。她是妈,妈就是那个做饭、等我放学、催我写

作业的人。她不需要有喜好,不需要有过去,甚至不需要有名字。我看惯了她的背影,从没想过要绕到前面去看看她的表情。我们总把母亲当成日常,忘了她也是对世界满心好奇的姑娘。

上个月,母亲腰疼,我陪她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档。填表时有一栏“职业”,她说“家庭妇女”,我写下去。再往下是“兴趣爱好”,她犹豫一下说“没有”,手指轻轻点了点表格。我替她填了“养花、听歌”。她小声说:“这也算啊?”我说算。她笑了一下,没再说话。那一刻,我的鼻子有点酸。母亲的喜好一直都在,只是没人问过,问了她也不好意思说,好像“母亲”不应该有“爱好”这种东西。

现在,我会刻意问母亲一些“没用”的问题。问她小时候怕什么,她

说怕黑,现在也怕;问她最要好的姐妹后来去哪了,她说嫁到外地,慢慢就断了联系。母亲回答这些问题时,表情很认真,似乎在接受采访。我知道不是她不肯说,是从来没人想听。我们朝夕相处,相伴30多年,却从未真正好好聊过天。她是我认识最久的人,却也是我刚刚开始认识的人。

我又想起那张照片。18岁的秀英站在水边,风吹起她的碎发,她不知道30多年后,自己的女儿会对着这张照片发呆。她不知道,她年轻时骑40里路去看的那片水,有一天会成为女儿看见她的第一面镜子。还好,一切都来得及。我想把那个叫秀英的女孩,重新请回生活里。不是作为母亲,而是作为一个喜欢栀子花、怕黑、会哼《乡恋》的人,一个我要重新认识的人。

## “老师,我没有爱好”

■ 胡可艺

新学期,收齐二年级的成长手册后,我一页页翻看,大多孩子都认真写下了自己的爱好与进步:画画、跳绳、看书、帮家人做家务……字迹稚嫩,却满是朝气。

直到我翻到那一本——“我的兴趣爱好”一栏,干干净净,一字未写。

我最初只当是孩子忘记了,课间轻声提醒他补全。他点点头,可第二天、第三天,那一页依旧空白。我留意到,他不是贪玩,而是真的写不出来。每一次我看向他,他都攥着笔、低着头,一副为难又自卑的样子。

我把他叫到办公室,没有批评,也没有温柔刻意地安慰他,只是很平常地问:“孩子,为什么一直不写呢?”他沉默了很久,声音轻得几乎听不清:“老师,我没有爱好。”我心里一怔。

没有爱好?一个七八岁的孩子,怎么会没有爱好?我没有立刻讲道理,只是顺着他往下问,一句一句,慢慢地“拆”出答案:“那你平时下课,最愿意做什么事?”“有没有什么事,你做起来会忘记时间?”“有没有什么事,你自己觉得做得还不错?”

他想了很久,才小声说:“我喜欢把桌子摆得很整齐,喜欢帮同学捡东西,喜欢看窗外的树和花。”我继续问:“那你做这些的时候,开心吗?”孩子点了点头。“开心,愿意做,做的时候很投入,这就是爱好。”他抬起头,眼神里满是疑惑,不敢相信地问:“老师,这也算爱好吗?不是会唱歌、会画画才算吗?”

那一刻,我忽然明白,这个孩子不是没有爱好,而是被单一的评价标准困住了。在他小小的认知里,只有能展示、能被夸奖的,才算“爱好”。只有成绩好、有特长,才算“优秀”。于是,我很认真地看着他他说:“爱好不分高级不高级,也不功能不能上台。你喜欢把事情做好、乐于助人、喜欢安静地观察世界,这些都是很珍贵的爱好。这一点都不普通,反而很难得。”

听了我的话,他开始拿起笔一笔一画地写道:“我喜欢把物品收拾得干干净净、整整齐齐的。我愿意帮助同学。我喜欢观察植物。”他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,原本紧绷的肩膀慢慢放松下来。那一天,他主动把成长手册递给我,脸上没有了之前的局促不安。

这是件小事,也许在很多人看来是微不足道的,却让我在很长时间里不断回想。我们总在强调多元智能、全面发展,可真正落在日常教育里,我们依然不自觉地用同一把尺子衡量所有的孩子:会表达的更受关注,有特长的更容易被看见,成绩好的更容易被定义为“优秀”。久而久之,连孩子自己都学会了自我否定:我没有特长,我没有爱好,我不够好。

就像《心灵奇旅》里的主人公,一直以为生命的火花是伟大的目标、耀眼的成就,直到最后才懂得:生活本身,就是火花。一片落叶、一阵风、一次认真地整理、一次帮助,都可以是一个人热爱生活的证据。教育的可贵之处不是教孩子如何变得更出色,而是帮他确认,即使平凡,也值得被肯定。

那个曾经写不出爱好的孩子,后来在课堂上越来越敢表达,也越来越愿意展示最初自认为“不起眼”的优点。我知道,真正改变他的,不是我帮他填了一行字,而是我让他第一次确信:普通,也可以被喜欢;平凡,也可以有热爱。成长手册上的空白可以填满,但更重要的,是让孩子树立自信心,让他不再自我怀疑,让每一个普通的小孩都能坦然地写下:“我有爱好,我有进步,我喜欢我自己。”



【园丁随笔】

■ 胡可艺